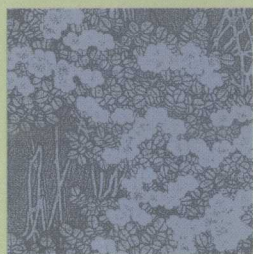


20世纪末
中国文学作品精选
报告文学卷

20SHIJI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昆仑女 · 张应银

彷徨欧俄 · 王宛平

世纪末的忧思 · 徐刚

.....

海南无梦

下

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雷达◎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末
中国文学作品精选
报告文学卷

昆仑女 · 张应银

彷徨欧俄 · 王宛平

世纪末的忧思 · 徐刚

.....



海南无梦

白烨 雷达◎编选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四章 离婚潮起

离婚忽然成为一种时髦。即使是曾经如胶如漆海誓山盟死去活来的，也一个接一个发生“婚变”，似乎离婚才是“正常的”，不离婚倒有点“不对劲”了。

当代中国曾有过三次离婚高潮：一是解放初期，解放军进城产生了大批“陈世美”；二是文革时期，无数夫妻一夜之间必须“划清界限”；三是80年代至今，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动荡改变着几乎每个家庭的生活。春汛般的离婚潮把浮躁的人们纷纷卷入漩涡。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社会极为复杂的投影，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通过一系列的传递过程对人类的爱情施加影响。而人类爱情变化，无论过去和现在，其过程都是艰难的，夹杂着间歇、逆转和倒退。

离婚很痛苦，很不幸。但值得庆贺的是，我们听到秦香莲式的哀号越来越少了，新潮的人们赋予悲惨的离婚故事以新潮的结尾。爱情是人世间最美的图画，但许多人已明白这幅美的图画一触即碎。在图画裂碎之后还在说应当如何如何，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离合皆缘份，聚散两依依。深圳人已跳出“刀光剑影”的离婚俗套，换之以“好人一生平安”的交谊舞曲。

A、“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阿君嫁与许文清的过程，颇为轰烈又直截了当。

许文清已婚十载，育有一子，但与阿君邂逅三个月后，便毅然向前妻提出离婚，卷起铺盖住进阿君的单身公寓。

阿君以为自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爱情，有个男人抛妻弃





子,舍弃一切的追求颇令她沉醉于自己的魅力和胜利之中。况且,许文清一表人材,若是未婚,阿君必遭遇成打的竞争者。

于是义无反顾地走进街道办事处,领取合法的“红卡”,以证明他们的感情绝非冲动的游戏。

但阿君很快就发现了许文清的种种不足:寻一件物品往往翻箱倒柜以至连阿君也找不到自己的日常用品;洗完澡汲着湿淋淋的拖鞋在不大的屋内留下一串难看的水印;下班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机看香港无线台,且常常坐至女皇头出现,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而阿君得放弃过去优哉游哉的单身生活。一下班就得推掉所有应酬往家里赶,因为许文清在等着她呢。而两人相对,已说不出浪漫动情的肉麻话。所有热情渐渐冷却,生活变得象温开水一般无味。许文清并无意要创造一种新生活,他只是想把旧的生活模式从前妻那里搬到阿君身上。

阿君感到疲惫,一种由身体向心灵渗透的疲惫。

偶而,许文清会拥着阿君说:“我整个儿交给你了,那个女人已带着儿子改嫁,我已一无所有,如果你抛弃我,我会与你同归于尽。”

阿君不再把这些当作情话瞎感动了。反而想,真可悲,这么快就失去了自信,这么快就用这种口气这种脸色说这种既带点威胁又带点恳求的话。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便觉得是个包袱。

终于有一天,阿君出差半个月后回到深圳,竟不想回家,而是跑到女友那里,再过一个轻松自由的夜晚。

一切都不言而喻,家和许文清对于阿君来说,已是一块没有多少磁力的磁铁了。

阿君很怀念过去那种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随心所欲的日子,总在扳着手指计算自己已是近3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青春可以消耗。

便想要谋求新生。

一个溶溶的夜晚，阿君关掉电视机，很婉转地向许文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许文清并不吃惊，仿佛早已在等待这一时刻。他只是问：“是要我即刻搬出去呢？还是等到明天？”

阿君倒有点诧异：“不是说如果我离开你，你会与我拼命吗？”

许文清挺坦然地说：“我早知道自己看不住你。我不敢奢望我们能过一辈子。你给我的时间，无论长短，我都很满足了。”

阿君热泪盈眶。其实许文清真是个大度高雅的好男人，只是她对一切期望过高。

犯不着痛苦得死去活来，权当浪漫了一回。

次日，他们去街道办事处把“红卡”换成“蓝卡”。

黄昏，相约到酒楼包了一个厢房，心平气和地共进晚餐。许文清唱了一曲《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阿君唱了一曲《分手时候说分手》。就这样，没有吵闹，没有眼泪，一段婚姻无疾而终。

对于他们来说，这并非悲剧。当初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相爱，如今平静地分手，说明彼此都应有更好的选择。生活就是这样，谁也别埋怨谁，云飘着，总要呼风呼雨。

B、离婚礼仪开始流行，鸡尾酒会、卡拉OK、点歌祝福……他们选择的是到举行婚礼时亲手栽种的玉兰树前埋葬过去。

当年，他们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时，碰巧那里正在筹办一个集体婚礼，便被硬性列入。尔萍追求的是一种浪漫超脱的爱情，希望那人生中最重要时刻只有她和曾庆龙静静地度过。曾庆龙却好动好热闹，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得偿所愿，娶得貌若天仙的尔萍为妻，异常兴奋地为尔萍重购了一套婚纱，期望在集体婚礼上大出风头。



那场集体婚礼并未令尔萍刻骨铭心，她只记得当时一片喧嚣烦杂，自己象只木偶似的被人摆来摆去。唯一有点意义的，是她和曾庆龙一起亲手栽种了一棵“同心树”。

一晃四年，玉兰树已经开始飘香，他们却要在树下说声永远的“再见”。

不曾有过激烈的争吵，他们的对抗方式基本上是冷战。

尔萍属于那种很纯情、很梦幻的女孩子，眼睛迷迷蒙蒙的总象荡漾着一层令人沉醉的浪漫。上大学时，同学们都说她是个象牙塔里的磁人儿。

那时，尔萍的日子过得很诗意。每日读着爱情小说，看窗外的树叶由绿变黄再飘然落下。转眼大学毕业，深圳成了她的第一选择，在梦想中，她早已在这里播下无数美丽的种子。

闯深圳的过程超乎想象的顺利，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再加上很快又得到“白马王子”曾庆龙的保护，使她有富足的物质力量保持优雅脱俗的生活方式。深圳的社会远非想象中的美丽，尔萍便想逃离都市的尘嚣和一切伤害因子，把“小小蜗居”建成世外桃源。

但曾庆龙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儿，结婚前以为尔萍的梦想只是少女多情的呢喃，自然附合顺从。但婚后真要被尔萍关在屋里整天只有两个卿卿我我，他可受不了。他爱热闹、爱交朋友，对人间充满入世征服的欲望，对任何一件再小的事也会全心全意去做。

尔萍拴不住曾庆龙，便只有自己咀嚼寂寞，她把家居布置得象个梦境。

满壁抽象派画，屋角一束幽香的干草花，柔柔的壁灯淡黄、暗红、幽蓝。

曾庆龙在家时，她便打开暗红色的灯，希望在热烈的背景中，会自然消溶彼此的距离感。

独自一人陷入忧郁时，便把自己沐浴在梦幻的蓝光中。任由想象自由地飞翔。

但曾庆龙嘲笑她的“形式主义”。她越来越觉得跟一个俗不可耐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

曾庆龙呢，也日渐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感觉，觉得尔萍美丽的面孔失去了以前动人的气质，苗条的身材只成了普通的背影，他也好失望，想不到婚前孜孜以求的生活竟如此平淡。

两人都是很自重自爱的人，“误会使他们相聚，而理解却使他们分离了。”默默地，他们来到了玉兰树下。

曾庆龙摘下一朵含苞待放的洁白的玉兰花插进尔萍的发髻，轻轻地说句：“对不起。”

尔萍把手压在尚停留在自己发髻的曾庆龙的手上，垂下头说：“谢谢你。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也象我曾爱你一样。”

尔后，松开手，说声：“再见了。”

他们曾彼此深深热爱过，他们曾为婚姻的美好和持续竭尽全力。但那一切并非不可以这样结束，并非总要苦苦支撑拖沓到力不从心，并非因曾经付出而总要纠缠不清，并非因为曾经热爱而在告别时总要有个暧昧的过程。嘎然而止，对于曾经热爱的过去，也许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每天，在有人幸福地走上红地毯的同时，也有人走出破碎的围城。我曾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席间，新娘兴奋地答谢嘉宾并充满深情地说：“25年后，50年后，再请诸位参加我们的银婚、金婚纪念，作我们爱情的见证人！”殊料，半年不到，他们竟毫不犹豫地分手了，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深圳的离婚率象加热的水银柱直线上升，但冤死冤活闹到法院解决的却大幅度下降了。离婚，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不幸的。但选择充满现代情调、文明音符的协议离婚并且进行某种带纪念意义的“礼仪”，便大大冲淡了离婚的悲剧色彩，给人一个醒悟、忏悔、宽容的机会，从反目成仇变成“分手亦是朋友”。

深圳市妇联九四年春曾举办了一场题为“离婚率的提高是否



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的辩论会，正反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不亦乐乎。离婚率高是否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一命题起点似乎太高，但和和气气的分手比吵吵闹闹的离婚的确进步了许多。这是深圳人日趋成熟、讲究道德，具有现代意识、追求文明、美善的综合体现。

第五章 · 同床异梦

“一对男女偶然相逢并开始彬彬有礼地交谈。交谈中他们发现，他们两人都要乘当天上午10点钟的列车从一地去纽约；奇怪的是，他们都住在第五大街的同一幢公寓里，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并住同一套房间。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妇。”

——尤奈斯康：《秃头歌女》

当婚姻成为悬崖上的危石时，离婚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开放的时代启开了人们的思想，离婚不再是耻辱而是某种程度的光荣，这一观念的震荡使无数社会细胞悄然破裂。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能感知的是离婚浪潮下的暗伏的另一股潜流，它远比离婚问题严重得多：一个个家庭方舟表面上风平浪静，含情脉脉，温柔敦厚，一派祥和景象，可实际上爱情之舟早已沉没，显现的只是幻象，夫妻关系早已名有实亡，却以一道虚伪的婚姻契约以示世人。

人们从来不敢承认或提出这一现象的存在，日本女作家林郁在80年代穿梭出入于千百个家庭之后，震惊地发现“日本家庭内离婚比正式离婚问题还严重。”

一个新的名词：“家庭内离婚”开始被人们咀嚼。

在中国，“家庭内离婚”并非90年代照搬外国的“新婚姻模式”，它实质上是东方人求稳惧变、重形式轻内容的传统文化孕育

的产儿。从过去到现在,这一婚姻形式都或隐或现地客观存在着,在深圳,虽说新潮滚滚,但仍未能真格的与传统割断脐带。

A、她幸运地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又幸运地爱上了一个没钱的人。她把两个同样离不开的男人比喻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红莉尚在北方冰城时就是出了名的“俊姐”,嫁给潮州人陆宝东时,认识她的人莫不叹一句“鲜花插在牛粪上”。可陆宝东有钱,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令红莉更俊更美。

只是陆宝东的钱都锁在保险柜里,高兴时才抽一叠给红莉,为了能从陆宝东的口袋里直接简便地掏取更多的钱,红莉日益显得情真意切,把陆宝东的嗜好、习惯、脾气都摸得比自己的还清楚。每天丈夫回家,她都会端出一桌适合丈夫口味的饭菜(尽管那饭菜不合她的口味),然后看着丈夫愉悦地进餐,然后等待丈夫惬意后大方的“赏赐”。

一年后,红莉给陆宝东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家庭地位骤然升高,陆宝东高兴之余,大大放权,慷慨地复制了一根保险柜钥匙给她。红莉终于可以自由地支配陆宝东的财富了。

陆宝东是个商人,要赚钱就得天南海北到处跑,跑多了红莉的心就空荡荡的。白天,侍弄儿子日子还容易打发,夜幕降临,打开电视是一片听不懂的粤语,长伴一盏孤灯,红莉便想来点什么刺激撕碎寂寞。

在邻家的一次串门时,红莉意外结识了老乡张晓良,两人谈家乡的冰雪谈对深圳的观感,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晚上回到家,见到陆宝东,竟失去了所有的激情,再也扬不起那纯情而有韵味的笑声了。

每次去见张晓良,她都刻意化妆,一头长发飘逸欲飞,一件薄



薄衣衫透出性感，一股淡淡香水味氤氲诱人，张晓良终于坠入情网。

一次如醉如痴的约会之后，张晓良说：“离开他嫁给我吧。”

红莉一度动摇，想离婚，想得很坚决，甚至计划周全。但陆宝东对她跟从前似乎没什么两样，如果离婚，保险柜钥匙就得上交，不但得不到陆宝东的分毫，且得跟着居无定所的张晓良捱穷。思前量后，终不敢迈出一步。

但张晓良已在红莉的心目中取代了陆宝东的位置，使她在与陆宝东欢好时颇有“卖”的感觉，自然便魅力全无。在儿子三岁生日那天，红莉独自带儿子去西餐厅吃雪糕，刚落座，便看到陆宝东挽着一位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进来了，她顿时如入冰窖。陆宝东看见他们，很从容地让儿子叫阿姨，红莉抱起儿子就走，伤心的泪一串串吓得儿子也跟着哇哇大哭。

先动离婚念头的红莉，这会却觉得说什么也不能让那“骚狐”鸠占鸽巢。

陆宝东也不想离婚，女人吗，都只能远远地看，走近了，便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但从前的热情不再。陆宝东甚至长时间出差归来，对红莉也没有了往日的兴趣；红莉则断绝了与张晓良关系，她只想保住现时的地位。

日子过得很累很慢，一切都靠那只保险柜维系着，陆宝东往里面放钱，红莉从里面取钱，在供养与被供养之间，红莉觉得没赚也没亏，青春值多少钱，她不会便宜陆宝东的。

B、著名作家谌容曾写过一篇题为《懒得离婚》的小说，于是“懒得离婚”便成为格言流行起来了。

“懒”意味着没有热情、激动、伤心、后悔等等错综复杂的感情，

而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人自然不会去闹需要劳心劳力的离婚了。

周竞一是个诗人。诗人从来都是靠爱情来刺激灵感的。中外许多大诗人无不爱了又爱，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但周竞一却认为深圳没有诗，尽管他的名片上仍印有“诗人”的头衔，却不会有人冲着这两个字笑颜逐开。“诗人”比不上“经理”有魅力。

连妻子也不再崇拜他。岂止不崇拜，有时那冷冰冰的眼神简直就象看着一头不会产奶的笨牛。

周竞一无法高傲。他的灵气和激情消磨殆尽，再也写不出好诗，偶然挤出几行，那丁点稿费也满足不了妻子对靓车大屋的想往，幸好妻子也是个文人，也穷，如果赚钱比他多，他成了个吃软饭的，就更加无地自容了。

他们彼此看穿对方，都撕破了文雅的面具，稍遇不顺心的小事便加以发挥，以最尖刻的语言互相挖苦嘲讽。

一天晚上，周竞一和一帮文人在大剧院胡侃至深夜，回到家仍激情澎湃，当他扑向妻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顽强抵御，便永远失去了对妻的情欲。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猫到天亮。

最先主动求和解冻的是妻，但当妻把手抚向他时，他幻觉里有一条蛇在胸前爬行，便惶急地拎起那只胳膊厌恶地扔开。尽管妻不敢破口大骂而是低声啜泣，他也无动于衷。

失去爱的人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致命的，但周竞一已不再是诗人。

他曾向妻提议分手，但妻淡淡地说：“算了吧你。走出这个门，还会有别的女人看上你？如果不奢望重娶娇妻，你又何苦继续毁灭自己的高大形象？你在我面前已丢尽了假，还想衰给外人看哪？”

妻一向要强。当初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战胜了众多浪漫多情的女孩独占鳌头嫁与周竞一的，如今是打落牙齿吞进肚里，对外，仍一付幸福妻子的模样。可她心里那个苦味，恐怕比周竞一还



要浓。

但不离婚,除了浅薄的面子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对婚姻这一形式本身的失望:如果你想离婚后再结婚,即冲出了这个城又进那个城,一切的烦恼和纠葛如影相伴,新夫妻又走上老夫妻的旧路,新鲜过后,或者结局比老夫妻更糟,那何必离婚?如果你离婚后并不想结婚,那么不离也无妨,城外风雨交加,独力难支,不如在城内呆着更感安全。情爱多诡,但再复杂也会变得简单,再热闹也会归于沉寂。周竞一和他的妻参悟成禅,过起了朋友式的夫妻生活。

C、对于一些观念激进的现代人而言,“家庭内离婚”又是一种更为松散和开放的婚姻关系的雏型。

梅玲玲被楼下野猫子婴儿般哭闹的叫声吵醒,睁大眼睛一边听着猫儿一声紧似一声的闹春,一边望着窗外清冷的月光,想着就睡在隔壁的丈夫张松明,心底一阵针刺般的颤栗。

夫妻俩莫明其妙实行“不同房,不对话”已经很长日子了,梅玲玲已不记得最后一次与丈夫亲热是什么时候。

梅玲玲没有变心,张松明也没有变心,当初梅玲玲走“伯母路线”落足本钱追求张松明时,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纸,梅玲玲锲而不舍,终于攻克了一座看似无法攻克的堡垒。

可是两人的文化素质悬殊太大了,张松明大专毕业,梅玲玲却初中都没有读完,文化层次的差异导致了价值观的差异,两人一起常常话不投机。

彼此都努力过,但两人就象两只用绳子系紧了的小船陷入不同方向的水流之中一样,无论如何顽强抵抗再也拉不到一块去,以至张松明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烦。晚上无论梅玲玲如何柔情似水,也进入不了状况。他们的女儿是在上了链条般的机械运动中诞生

的。可世界上的小生命，又有百分之几是在互相给予而又互相得到的那种感情的完美中诞生的呢？

恰好分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新房，张松明把大房间让给梅玲玲和女儿，自己在小房间另设床铺。

这一分睡，就是几年。

梅玲玲的心渐渐死了，她悄悄地攒钱，但绝口不提离婚。

有了钱防身，她的心安多了。

有男人窥探到她夫妻生活的秘密，并向她传递某种“信息”。

开始，她找出种种理由排斥，拒绝，但面对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无可名状的诱惑，却深感惶恐不安，难以抵御。

一天，她上街购物，大包小包外加拖着小女儿十分吃力，恰好遇见了单位的一位司机，那司机殷勤地开车送她回家。梅玲玲给他开启了一瓶啤酒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聊的结果是梅玲玲把女儿哄睡了，然后和司机跑到张松明的床上，解渴般缠在一起。

有了第一次，便一发不可收拾。梅玲玲一个星期总有那么几次上班后报个到，然后瞅个空便叫司机开车回家一趟，而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公司继续上班。

每次跟别的男人苟合时，梅玲玲都喜欢在张松明的床上。一种近似变态的报复心理能激起她莫名的亢奋和快感。其实，这个扭曲的灵魂所背负的痛苦和折磨远比得到的快乐为多，象快要被扼死的人竭力想换口气一样，她抓住情欲的稻草。她并不想与那个她视之为下等人的司机发生在情欲之外的任何关系。在生理本能的驱动下，她不再理会什么爱与不爱，尽管这种快乐稍纵即逝，她却以此获得生活和心理上的平衡。

至于张松明在外头是否也有女人，梅玲玲已经不在乎了。离婚太麻烦、房子、女儿、金钱，太多不能分割不能舍弃的东西。如今，吃他的，住他的，再玩自己的，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她用





假的面具和谎话维护着自己早已失去的体面。

这种“家庭内离婚”其实是一种多元情感的寻求，是责任的淡化与逃避，是人类在沉重的心态下无可奈何的情感漂泊。物质上的富裕和社会风气的宽松为这种荒谬的关系提供了延续的条件。

如果说，“家庭内离婚”是中国婚姻革命链上陈旧的一环，终将被时代行进着的车轮旋转到时代的背面，在痛苦的蜕变中，崭新的、健康的，以爱为坚实内核的现代家庭终将在这种不死不活的“家庭内离婚”的废墟上耸立起来。

第六章 离婚后的恋曲

即使旧巢倾毁了，鸟儿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圈才飞往别处——这是本能。即使家庭分化解体了，人们还常常频频回首关注着对方——这是人性。但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而人几乎总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婚姻和婚姻的结果里。

婚姻是诱惑，于是就产生误区。

婚姻是选择，便有离婚、再婚。

在采访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夫还是那个夫，妻也还是那个妻，只是他们不再采取法律手段来确定婚姻关系。是对婚姻仍有恐惧？抑或更看重实质内容而忽略形式？无论如何，离婚同居，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次冶炼，一次超越，一次领悟。

A、离婚拉开了他们的距离，同一屋顶下的生活又令他们发掘出彼此的可爱，离婚不久，他们再度热恋。

韦东林和韩岚平静地到街道办事处办离婚手续时，别人还以为他们是来领结婚证的。

没有吵闹，也没有为财产而你争我夺。导致常人离婚的理由，好象一条也找不出来。

同窗四年，完成学业的同时他们摘取了爱的果实，并携手共闯深圳，一切都很美满和顺利。

在热恋中，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你是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一类让人心旌摇荡的情话。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另一个的“一切”和“生命”，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

婚后不久，他们便愈来愈明显地发现自己处于既是彼此的又是独立的分裂状态：他想游泳，她是只旱鸭子，也咬着牙跳进海里；她想逛商场，他最怕陪女人上街，也得硬着头皮相随；他喜欢社交，常常想和一帮朋友外出，又怕她一人在家寂寞，只好作罢；她爱旅游，他却觉得这山那山与家乡的山差不多，没啥好看的，她便不能成行……为了创造一种形影相随琴瑟和鸣的美满婚姻，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说“你一个人走吧！”，“那我自己去了”。

终于有一天，没有任何冲突，她很平静地说：“我们分开吧！”他竟有点喜出望外的如释重负：“那就分吧。”

把一张红卡换成蓝卡，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自在和轻松。一出街道办事处，韦东林就直奔朋友家，喝酒神侃了一个通宵。

凌晨回到家，韦东林看到韩岚守着一个皮箱在发楞——她尚未找到新的住所。

韦东林慷慨地说：“这里两房一厅，就一人一间，客厅共用罢！”

韩岚想想也未尝不可。没有她，韦东林也分不到套房，便留了下来。既然婚姻的契约和链条已经崩断，彼此已失去制约，住在哪都无妨。在这两室一厅中，他们既有自己的房间，又可以经常在客厅碰面；他们各干各的事，不再有会伤害对方的负罪感。各自的异性朋友撞上了，也只是坦然一笑不觉尴尬。偶然，韦东林会帮韩岚



干些诸如拉电线装台灯之类的活儿，韩岚也会邀请韦东林一道共进晚餐。在这种近乎暧昧的关系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种新鲜感和神秘感油然而起，双方因此更富魅力。于是，某个夜里，他们又进入同一个房间，双方都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幸福和满足。

醒来，他们对现状作了一番清醒的理性分析和探讨，最后达成共识：如果这种“非法”关系能使彼此互相更加尊重、了解和宽容，那么，再进围城未免有点画蛇添足。暂且“非法”同居，看看这种热度是否心血来潮。

B、她离婚时只想到马上就能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但绕了一个圈子，她醒悟了：“还是自家丈夫好”。

在东门最热闹的老街路口，郝佳一家在款款而行。丈夫抱着儿子走在前面，她拎着个“妈咪包”后面跟随，彩绸连衣裙似乎宽松了些，瘦弱的身材越发显得单薄，尖形的脸庞映衬得眼睛更大了。

似乎有人碰了一下她的肩。不经意地一抬眼，一个大高个透出勃勃英气，仍是那张爽朗的脸，仍是那双温情的眼，正又惊又喜地望着她。郝佳的脸色骤然苍白了，极力掩饰慌乱的神态低头加快了脚步。

忍不住回头，目光正好落到他的身上。是尤龙军，她的初恋情人，分别已经四年了。世界真小，想不到又在深圳碰上了。

没有人能忘记自己的初恋。刻骨铭心的回忆再加上未曾得到的遗憾疾风般飘扬。

尤龙军塞给她一张名片，恳求的目光直刺入她的心。

郝佳的丈夫很温和，小家庭很安宁，但她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此刻，她想不到会与尤龙军重逢，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她匆匆地给尤龙军留了个电话号码。

次日，尤龙军便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约定在大剧院东侧的停车场见。

郝佳旋风似的跑到楼下发廊做了头发，又旋风似的跑回家换上最喜爱的紫色泡泡袖连衣裙，然后命令自己沉着冷静地去赴约。

昔日爱火重燃，恰如干柴，一点火便猛烈燃烧起来。尤龙军的一番情话，说得郝佳肝肠寸断。于是，便想要摆脱没有生气的婚姻。

郝佳向丈夫提出离婚，丈夫一阵惊诧。沉默了半个月之后很真诚地对她说：“也许我太不注重你的感情了。给你带来了许多生活烦恼和家庭负担，但你不用考虑我，真想离，就离吧。”

郝佳的心早已飞到尤龙军身上，对丈夫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

离婚后丈夫便默默地把孩子送到父母家，然后收拾行李到海南开发去了。

郝佳喜极向尤龙军报讯，没想到信誓旦旦要离了婚来娶她的尤龙军居然吱唔着不知所云。心急如焚的郝佳要到写字楼找他，却碰上一场大雷雨，又气又冻，回到家便高烧卧床不起。

打电话给尤龙军，回答说开会脱不开身，再追一个电话，人来了，却没有往日的热情和缠绵。郝佳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大傻事。

前夫从海南打电话回来问候她有没去看孩子，郝佳情绪一激动，竟泣不成声，刚诉说两句，那边便果断地说：“好好休养，我即刻回来。”

次日，前夫便风尘仆仆赶回，脸都没顾上擦一把，就忙着给她喂药量体温，忙里忙外，犹如他们不曾分开过一样。郝佳从心里到身体都一下子感到轻松了。

望着前夫忙碌的身影，郝佳仔细地寻找他的不足。除了不是初恋对象之外，还真的找不出什么错处。

屋外雷电交加，郝佳一头扑入前夫的怀里忏悔自己的过错。

前夫说：“我爱你，这是真的。但我不能逼你爱我。我希望你